

明嘉靖十二年癸巳四月，吏部左侍郎、詹事府掌府事、前翰林院学士顾鼎臣，请采访曾子后裔疏曰：为崇植先贤系胃，以隆道化事。窃惟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，传至孔子而大明。其德与功，垂之万世，直与天地同其高厚矣！

孔子传之曾子，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。不惟心相授受，且笔之于书，以昭后世。泄地之精蕴，揭宇宙之纲维。汇六经之渊源，扫百家之蹊径。考之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所载，如一贯之旨。正心修身之学，中和位育之功，性善诚明之说，王伯义利之辨，微言妙道，不一而足。真所谓为天地立

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者。然则，曾子之功，岂小补暴秦坑焚之后，道学不明。汉司马迁，称有良史才，其序《孔门弟子列传》，但曰孔子以『曾参能通孝道，故受之业，作《孝经》』而已。唐韩愈窃附于圣人之徒，其序道统之传，直以孟子上接孔子。他尚何说哉！良由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二书，混于《戴记》篇中，不与《论语》并显，学者莫知其为学之枢奥而讨论之。是以时君世主，徒知推尊颜、孟，而忽于曾子、子思。

自唐迨宋，虽加曾子封爵，而从祀犹列于十哲之后，子思则杳

无闻焉！宋德隆盛，治教休明。仁

宗始表章《学》《庸》二书。而程、程颐、朱熹诸儒，更相发明，溯流穷源，使天下后世晓然知道统授受之功，曾子为大，而子思次之。（宋度宗）咸淳三年，由是始封曾子为郕国公，子思为沂国公，配享次于颜子，跻于孟子之上。而四配之位始正，是万古不易之定论也。

我太祖高皇帝御极之初，首诏孔氏子孙袭封衍圣公，世袭知县，并如前代旧制，固崇儒重道之宏模矣。（明代宗）景泰二年，释奠召取圣贤子孙观礼，始置颜、孟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各一人，

以主祀事。此则恭仁皇帝稽古右文之盛举也。

夫曾子传道之功优于颜子，而孟子私淑于曾子、子思，今颜、孟子孙皆世袭博士，而曾子之后，独不得沾一命之荣，岂非古今之典也哉！当时典礼守土之臣，曾无一言及此者，岂以曾子子孙散在四方，历世久远，谱系未查，恐有冒滥之弊欤？

臣尝考之春秋之时，莒人灭鄆。太子巫奔鲁，去邑为曾，然则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，后世凡曾姓者，孰非曾子之子孙乎？又访得（明武宗）正德年间，有都御史钱宏，任山东按察司僉事，巡历至嘉祥，谒曾子庙墓。因令有司访求附近编氓中曾姓

者，得一农夫于深山中，貌甚朴野，询之莫辨。当时钱宏遂不请之于朝，或俟访闻有确切者，乃敢举行耳。臣愚以为，先王兴灭继绝，崇德报功。其意甚广，其道甚远，心诚求之，自不远千里而来也。臣自入仕以来，见三氏子孙来朝，辄有感于衷，耿耿不忘几三十年矣。特以地卑人微，不敢轻率妄议耳。兹者，恭遇皇上亲承道学之统，丕振礼乐之化，厘正孔庙祀典，一洗前代陋规。重劳圣驾，幸临国学，躬亲释奠之礼。真可谓功光列祖，而范垂百王矣。臣谬以章句之，得预俎豆之事，欣荣鼓舞，不能自己，乃敢自陈愚衷，仰渎宸严。夫亦数千载未备之

典，必有待于今日欤！乞内阁礼部议拟，取自圣裁。准照景泰年间颜、孟二氏事例，访求曾氏子孙，相应者一人，授以翰林院五经博士，代代承袭，俾守曾子庙墓，以主祀事。万古斯文，不胜幸甚！

奉旨，礼部看了来说。

礼部，题为崇植先贤系胄、以隆道化事，仪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，送礼科抄出吏部左侍郎、詹事府掌府事兼翰林院学士顾鼎臣奏前事等因，奉圣旨：『礼部看了来说。此、钦，』看得该侍郎顾鼎臣奏称，颜、孟二氏各得世袭翰林院博士一员，以主祀

事。惟曾子之后，不沾一命之荣一节，为照曾子亲闻一贯，为圣门之高弟，独成《大学》，得吾道之真传，垂世立教，与颜子、孟子同功，号曰『宗圣』，已并追崇。然独世爵弗传，庙墓失守，虽配圣有灵，而象贤无主，诚为缺典。本官欲追求其后同於三氏子孙，以作宾天家，以主祀事，实足以仰承朝廷崇儒重道之盛心也。但历代久远，谱牒虽传，若非精访博求，难免伪冒之弊合无。恭候命下之日，移咨都察院转行山东巡抚、巡按各官，亲临该县查访曾氏子孙，详考历代支系之真，及正德年间，曾经都御史钱宏所访农夫有无见在。通传到官，会同县学官吏、

师生并年高父老逐一询问，务求的系曾氏正派子孙，谱系明白，先行具奏，以凭议处施行。再照今去曾子之世，上下千有余年，中间更变，故子孙播越流寓，岂无散而之四方者。如南丰曾氏巩、肇兄弟并显于宋，其家乘以为出自曾子之后，今其嫡派子孙，亦不知谁何合无。仍通行天下南北直隶十三省布政司、抚、按衙门，一体查访，务得其人，具实奏闻。但不许轻易起送前来，以起夤缘争讼之端。臣等窃惟圣贤之后，神明所扶，必得真源嫡派，以承大贤之泽，以应圣天子之所敷求者矣。

奉旨是。